

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畜牧物种的交流^{*}

——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的探讨

郑炳林 张静怡

内容提要: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的物种交流主要表现在畜牧物种的引进上。西汉政府引进西域畜牧物种是一个长久的国策,其首要任务是引进西域骏马以改变军队的结构,加强骑兵在军队中的比重;汉武帝时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先后出嫁乌孙,西汉要的聘礼就是乌孙良马 1000 匹;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征大宛也是为了引进汗血马。西汉政府与西域间关系常态化后,西域地区各个地方政权开始以奉献的名义将西域出产的名马和特产橐驼、良种牛、驴等畜牧物种送入西汉,从而改良了西汉畜牧品种,使河西地区畜牧业迅速发展起来。敦煌悬泉汉简中记载了很多关于西汉政府与西域地区畜牧物种交流的内容,通过对这些记载的钩稽,能够还原西汉政府经敦煌与西域地区进行畜牧物种交流的历史面貌。

关键词:西汉 畜牧 物种 引进 首蓐

西汉政府经敦煌引进了大量西域地区出产的物种,特别是西域出产的良马、橐驼、牛、驴等。这些物种进入西汉地区后,西汉政府在河陇地区设置很多牧苑,专门放牧这些牲畜,很好地改良了西汉畜牧产品的质量。

西汉政府建立后,为了改变与匈奴骑兵作战中的被动局面,需要发展畜牧业,特别是马的养殖和马种改良。白登之役充分暴露出西汉步兵在对阵匈奴骑兵时的劣势,之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基本是以骑兵与步兵混合部队来对付匈奴的骑兵,双方角逐的对象主要是骑兵力量,曾一度打到双方战马损耗殆尽,不得不停止作战,足见马匹在匈奴与西汉战争中的重要性。因此,西汉政府在与西域地区的交往中,特别重视畜牧物种的引进,如与乌孙结亲时西汉政府提出的聘礼是乌孙骏马 1000 匹,而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也是因引进良马物种的贸易争端进而演变成战争,最终是以马的贸易正常化为条件而结束了战争。

橐驼、牛、驴等既是西汉农耕和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也是西汉急需发展和改良的畜牧物种。将西域地区的优良畜牧物种引入西汉,改良西汉畜牧物种的质量,对发展西汉社会经济至关重要。而这些畜牧物种的交流都是经过敦煌进行的,并在敦煌悬泉汉简中留下丰富的记载,我们通过对敦煌悬泉汉简等资料记载的钩稽,以揭示西汉政府经敦煌与西域地区畜牧物种交流的历史原貌。

一、西汉经敦煌对西域良马的引进

西汉政府经敦煌引进的西域畜牧物种首推马种,且主要是乌孙马和大宛马。《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栂。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颜师古注曰:“莽平,谓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①乌孙国亦以骑兵见长,

[作者简介] 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兰州,730020。张静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兰州,730020。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研究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批准号:21VJXT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1 页。

武帝时昆莫与其子皆有众万余骑。^①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乌孙,“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②这是最初关于西汉与西域间马种交流的记载。此后,乌孙与西汉交好,频频献马。武帝时,“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③西汉置酒泉郡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开展政府对西域的交往,这一交往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西域地区的名马引入西汉,敦煌最初就属于酒泉郡地。西汉与乌孙通婚,“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④“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⑤从中足见西汉对乌孙马的偏爱程度。元康二年(前64)乌孙昆弥因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⑥伴随着这种以马为聘礼的交流,大量乌孙骏马得以经敦煌进入西汉。

西汉与乌孙间的马匹贸易最早开始于聘礼性质的奉献,这在敦煌悬泉汉简中亦有反映。T0214③:19记载“右乌孙公主女少夫遗质子马一匹牡”,少夫是细君公主之女,^⑦少夫所遗质子应当是少夫所生之子,他送给西汉的礼品也是乌孙特产骏马。I90DXT0114①:97记载“泉置骏养为昆弥”,^⑧悬泉置接待的有来自西域乌孙国的骏马,这批骏马很可能是乌孙昆弥奉献给西汉皇帝而送往长安的。

西域大宛汗血马是名贵马种,所以西汉遣使大宛,不惜重金购买宛马,“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⑨然而大宛不仅拒绝将善马出售给汉使,还派兵劫杀汉使,故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之役,就是西汉与大宛间因骏马贸易争端而引发的战争。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将兵十余万,两次出征大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⑩又称大宛“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此后,西汉与西域间的畜牧物种贸易与交流逐渐正常化,并约定了从大宛引进天马的数量,“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⑪元康元年,汉宣帝派遣冯奉世出使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⑫汉武帝最初引进西域名马,因为马匹少而珍贵,主要是以娱乐观赏为目的,并将这些名马直接送到长安附近的离宫别观养殖。^⑬随着贡赐贸易的正常化,西域的马匹得以大量引进,由此大宛的天马也不断经敦煌进入西汉。II T0214③:83AB记载西域某国遣使奉献牲畜:“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囊他十匹,私马/名籍畜财财物,/月辛酉日出时受遮要御郭令/来行。”太初四年李广利征大宛得胜之后,大宛国与西汉政府约定每年献马二匹,这条记载很可能是大宛国遣使比胥健入朝奉献马匹的记录。II 90DXT0115④:37记载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迎天马至敦煌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2页。

②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9页。

③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页。

④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⑤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2页。

⑥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5页。

⑦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4页)记载:“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⑧ 分别参见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495页。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其余所引悬泉汉简均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由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同志提供,特此感谢,以下不再逐一标注。

⑨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记载:“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

⑩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7页。《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记载:“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

⑪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

⑫ 《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4页;《资治通鉴》卷25,汉宣帝元康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6页。

⑬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3174页)记载:“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郡的行文：“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奴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①西汉组织人力迎接天马至敦煌郡，表明这些骏马是经过敦煌而东行，敦煌郡正是作为畜牧物种的骏马的交接地。

西汉经敦煌郡不仅从乌孙、大宛引进骏马，而且从康居、鄯善等西域诸国引进骏马。II 90DXT0213^②:6 记载：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太守……罢军候丞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九匹、驴卅一匹、橐佗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閏□……^②

胡永鹏认为：“简文载康居使者所贡献的马、驴等数目，反映了康居与汉朝的贡使关系。”^③就是说，“九匹”是指马的数量。II 90DXT0314^②:210 记载：“□缮善王献马一匹，匹再食，食十五斤。”“缮善王”即鄯善王，贡献的主要是马匹。V 92DXT1311^③:330 记载：“王使者以下五十五人，食生孰及献畜已廩，未廩各如牒。”即西域某国来献的有王使以下 55 人，悬泉置为其提供食品，并按照规定标准为其所献牲畜提供草料。由此得知，西汉政府从西域地区引进名马是一个全面的畜牧物种引进活动，引进对象不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政权。

西域诸国通过奉献的名义将出产于西域地区的名马出售给西汉政府，敦煌是其必经之地，因此这些名马平直很可能是在敦煌郡进行的。^④ I 90DXT0403^④:10 记载：“□泉太守章诣府。/敦煌骑千人诣府”；“凡马卅六匹。其廿二匹上，六匹中。”^⑤这很可能就是敦煌郡对从西域引进马的平直记录，按照马的状况将其分为上、中等次。I 90DXT0112^②:5 记载“又胡便朱不耐牧马，愿更遣杨长房”，指西域的胡人雇佣敦煌朱不耐为之放牧马，这些胡人在敦煌放牧的马很可能就是奉献给西汉政府的马，在完成交接手续前，这些被奉献的马匹还由他们饲养。马是西汉政府的战备物资，因此西汉与西域诸国间的马匹贸易基本上都是在西汉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II 90DXT0111^①:312 的记载印证了西汉与西域间畜牧物种的交接是在敦煌，由敦煌太守完成平直和接受工作：

以给食，请使者以繚奴婢畜物付敦煌大守，太守受马畜入官，移直大仆。奴婢赎食，传送诣将军莫□，/赏贾直如会宗言，颇可许。臣请敦煌大守受繚奴婢及自赎马畜，马畜入官，移直大仆，奴婢传送赎□。^⑥

此处的“繚”应作“嫪”，就是指冯嫪^⑦，会宗指段会宗^⑧。这是冯嫪主持下西域经敦煌郡与西汉政府进行的一次骏马贸易，从“马畜入官”得知，这批马基本上被西汉政府收购，属于官方贸易活动。敦煌是西域畜牧物种引进过程中经过的第一站，敦煌郡太守与河西诸郡对奉献的畜牧物种分批进行平直，然后将这些畜牧物种分配给各个牧苑进行养殖。西汉从西域引进的马，就成为敦煌郡畜牧业养

① 参见胡永鹏编著：《西北边塞汉简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 页。

②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220—221 页。

③ 胡永鹏编著：《西北边塞汉简编年》，第 140 页。

④ II 90DXT0113^③:149 记载：“亡失所，未及人众，尊将余马不敢还，逐已移效谷、敦煌，逐捕”。

⑤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中西书局 2020 年版，第 414 页。

⑥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第 469 页。

⑦ 冯嫪事迹见于《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7—3908 页）：“初，楚主侍者冯嫪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卒百人送焉。”将畜物与敦煌太守事未见记载。

⑧ 据《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8—3909 页）载，段会宗于竟宁元年（前 33）继任韩宣之位，首次出任西域都护，任满后回京。后乌孙国因大小昆弥之争而内乱，西汉政府复派段会宗再次出任西域都护，“招还亡畔，安定之”。此条简文所载内容应当是其第一次出任都护时的情况。

殖的主要品种。随着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的马匹贸易发展,敦煌地区的马匹养殖也发展起来。敦煌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④:57记载悬泉置驿站附近湖泽上放牧的马有杀寇、晓明、游鹰、空上、安车、意佳、白兔、宜廐、荐老、被绣、参龙、会期、野频、青爵、游食等名称,表明敦煌郡是以放牧马为主的地方,出产很多名贵马匹,这些名马很可能与西域地区引进的畜牧物种有关。敦煌作为西汉通使西域的基地,大量马匹从西域贩运至西汉,首先要进入敦煌。这样,马的引进或者贩运就促进了敦煌马匹养殖业的发展。

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可以分为官府为主导的官方行为和以胡客为主导的民间行为两种。官府行为是西域诸国以奉献的名义将良马送给西汉政府,而西汉皇帝则以高价回赐的方式返还给西域诸国使节。Ⅱ90DXT0111①:36记载“出粟四石四斗,以给驾献良马十一匹。鸿嘉四年九月辛丑,县泉置畜夫敞付遮要置佐赏”,^①这里说的是敬献给皇帝的良马经过敦煌送往长安,因此得到悬泉、遮要置的精心照料与护送。Ⅱ90DXT0111③:56记载“□莫御奉献马诣行□”,此处既然称“奉献”,应当就是指西域诸国客进贡的良马。Ⅱ90DXT0111③:60记载:“敦煌□/竟宁元年二月庚子朔乙卯敦煌大□□/遣效谷守丞张辅送马酒泉郡当□。”^②由敦煌郡派遣效谷长丞张辅出面护送马匹前往酒泉郡,表明这是一批西域进贡的马匹,而西汉酒泉郡似乎是西汉政府与西域间牲畜物种的交易市场。^③Ⅱ90DXT0214②:144记载:“出粟四斗八升,以食敦煌传舍御魏云送畜酒泉,往来积十六食,食三升。”这就表明西域诸国奉使奉献的牲畜进入敦煌之后,的确由敦煌郡政府出面派遣官员通过驿站运送到酒泉进行交易,或者在敦煌进行贸易后,由敦煌地方政府负责运送到敦煌以东各个马苑放牧繁殖。Ⅱ90DXT0314②:13记载“□□狄迁送奉献□”,ⅡT0216③:41记载“□氏男子番□费皆奉献□□诣”,这些经敦煌郡奉献给西汉政府的马匹,很多都留在敦煌继续养殖繁殖,从而促进了敦煌牧马业的发展。V92DXT1612④:31记载:“出糜一斛二斗六升,以食使者梁君所奉献马七匹,匹一斗八升。”这表明使者梁君所奉献的马在悬泉置停留、休整,很显然梁君是西域某个政权的代表,或者是西域通过使者梁君经敦煌郡向西汉政府进行贡赐贸易。V92DXT1611③:52记载“出粟二斗四升。以食守书佐綦毋尊送马冥安,从者一人,凡二人,往来四食,食三升,西”,这些由官府派员护送东行的马匹,应当是西汉政府主导的官方贸易活动主体,最终会通过驿站被送到西汉内地。Ⅳ91DXT0617③:37记载“□……一十侯马总八百百匹,有驴十匹,有马□橐”,一次贸易多达800多匹,反映出西汉政府与西域间骏马贸易的规模之大。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各国进行的骏马贸易,除了西域诸国以奉献的名义与西汉间进行的贡赐贸易之外,更多的是西汉政府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地区进行由官方主导的贸易活动。

西汉敦煌至长安的交通道路上,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骏马贸易的胡商。Ⅱ90DXT0111①:21记载:“入麦四石,以食送使客萧君所将胡客马十匹。鸿嘉四年九月丁酉县泉佐谭受敦煌廐畜夫褒。”^④这里的客商有两种身份,即使客和胡客。使客是西汉派遣使者护送西域诸国客的官员,而胡客是由西域前往西汉贩运商品的胡商。从这枚汉简的记载中得知,这批胡客贩运的物资是十匹马。Ⅱ90DXT0114③:434记载“过客马食平贾廩三石”,^⑤过客需要支付廩的平价,因此这些过往的过客应当是从事贸易的商贾。这里所谓的“过客”,实际上就是从事马匹贩运的商人。ⅡT0215②:51记载:“出粟一石二斗。元延二年三月丙戌,县泉畜夫付遮要御李惓,以送胡人马。”这正表明了贩运马匹的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上),第132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上),第216页。

③ Ⅱ90DXT0314②:369记载:“○酒泉骑士禄福贵里赵倩,以私财物买马一匹,驪,牡,左鬃,齿六岁,[高]五尺四寸。第六十六。”Ⅱ90DXT0314②:370记载:“○酒泉骑士会水官市里张光,以私财物买马一匹,驪,牡,左鬃,齿七岁,高五尺六寸。第八十五。”这些马匹很可能购买于敦煌或者酒泉市场。

④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第432页。

⑤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叁)》(下),中西书局2023年版,第444页。

西域胡商经过遮要置、悬泉置向东而行。这些马匹进入敦煌后,部分向东进入中原,部分可能由敦煌当地政府饲养于敦煌本地,或出卖给敦煌著籍百姓。由于西汉政府实行马复令,^①饲养从西域引进的良种马成为一种风尚。II 90DXT0115^②:113 记载“右马三匹诣府斥卖。簿出六月”,此处的“诣府斥卖”,就是将马出卖给敦煌郡幕府。我们通过这些记载推知,西汉敦煌郡的马很多是通过贸易而进入敦煌地区的。如V 92DXT1813^③:11 记载“□以食使者段君所将客私马百九匹,匹一钩,东”,其中的使者段君就是西汉政府派遣的代表官府与西域诸国进行马匹贸易的使者,因此他携带的109匹马属于西域胡商的私马,这条记载反映的应当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胡商贸易活动,经过敦煌悬泉置将得到驿站提供的草料。I 90DXT0111^④:88AB 记载“乌马五匹不见”和“□□□□□亡新马置一”。此处的“乌马”,应当指黑色的马或者乌孙马,简文中没有注明这些马匹具有奉献性质,表明这是非官方的西域民间胡商从事的马匹贩运交易。西域胡商从事马匹贸易是西汉从西域引进畜牧物种最常见的形式,这种物种引进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规模大而且频繁,其物种质量稍逊于以奉献形式引进的物种。

西汉政府引进的西域诸国良马主要是乌孙和大宛良马,^②且基本上是通过奉献名义或出资购买得到的,这些良马经敦煌郡进入西汉境内,并在敦煌完成平直等手续交接,除特别优良的品种(亦称为“善马”)被送往长安外,中马以下马匹交由敦煌当地饲养,或者调配到河西陇右诸郡牧苑进行放牧,用于马种的改良。随着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马匹的频繁引进,对马的评估逐渐被当地重视起来,相马也成为一种行业发展起来,他们使用的就是伯乐的马相术,如敦煌马圈湾汉简 843 记载:“伯乐相马,自有刑,齿四十五当下平。”^③这些进入敦煌牧苑的西域马种得到特别珍视,被养牧于泽湖草地,且根据特性,每匹马都被赋予了很漂亮的名称。

二、西汉经敦煌对西域橐驼的引进与养殖

橐驼是西域地区诸地方政府的畜牧特产,是西域诸国奉献给西汉政府的主要贡品,也是西汉政府经敦煌引进的主要畜牧物种。敦煌悬泉汉简 II T0216^③:137 记载疏勒王子奉献橐驼给西汉政府:

五凤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泉厨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踈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所置前,橐佗罢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④

疏勒王子向西汉奉献橐驼的过程中,因路途遥远,橐驼劳累过度而死,经过驿站相关人员会同护送官员集体会诊后,核实如爰书。由此得知橐驼是疏勒国的特产,也是西汉政府从西域引进的畜牧物种。I 90DXT0209^⑤:8 记载姑墨也向西汉政府奉献橐驼,“姑墨王遣使者休靡奉献橐佗,马。橐佗,马”。这表明橐驼是姑墨国的特产,也是西汉引进的对象。还有乌孙、莎车均以产橐驼而著称,I 91DXT0309^③:20 记载乌孙、莎车向西汉政府奉献橐驼:“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六匹。阳赐记教。”^⑤ I 90DXT0310^③:13 记载:“危须王遣副使踈□□□□□……奉献橐佗言事诣行在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4—3916页)记载轮台诏,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颜师古注曰:“孟康曰:‘先是令长吏各以秩养马,亭有牝马,民养马皆复不事。后马多绝乏,至此复修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马复,因养马以免徭赋也。’”“师古曰:‘与上计者同来赴对也。’”

② 西汉经敦煌郡从西域引进良马的同时,还从敦煌南部的南山羌引进马种,I 90DXT0112^②:39AB 两面并书:“护羌使者莫府移羌男子狼煎袁志归马已决。第廿。”II 90DXT0313S:61 记载:“□良种同犁盗余芒马八匹同犁与□□□□”。这些都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与南山羌之间的马的贸易活动,但不是西汉政府引进马种的主要对象。

③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④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胡永鹏编著:《西北边塞汉简编年》,第136页。

⑤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第353页。

所,以令为驾一封传。元康五年……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汉德谓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① II T0214③:72 记载:

……将诣田部□□□□使护伯卿死言……入驴橐□□□用后□□□□上乌孙□如故令大守千秋/……书言即调驴三百匹,橐它百廿□□塞外转余见皆□□□□□□□□/□□物故毋以补□□。

这 300 匹驴和 120 匹橐驼,可能是从塞外转运至乌孙诸国客,而这批乌孙使节奉献的主要物品就是简文所述“入驴橐”,足见当时经敦煌郡贩运驴和骆驼的频繁程度和规模。这批驴和橐驼经敦煌太守千秋接收,就是说乌孙使者在敦煌与西汉政府完成交接,至于这批橐驼和驴是送往内地还是留在敦煌放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是在敦煌完成交接,应当有部分留在敦煌郡的牧苑中放牧。使者若将使客橐驼亡失之后,敦煌当地政府要负责追逐捕捉,如 I 90DXT0112④:7 记载“诣广至、效谷、敦煌,逐使者亡橐它,二月己未日晡时,鱼离厩御□以来”。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②且末以往畜产与鄯善基本相同,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③而匈奴畜产橐驼,因此乌孙、莎车都以出产橐驼著称。除了疏勒、姑墨、乌孙之外,康居国也将橐驼作为贡品奉献给西汉政府。《汉书·匈奴传》记载:“康居亦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千匹,迎郅支。”^④康居俗同大月氏,大月氏“出一封橐驼”。^⑤橐驼是康居特产,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康居国向西汉奉献橐驼的情况。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釜王使者姑墨、副沙国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它入敦煌关。县次赎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它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它。姑墨为王献白牡橐它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它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⑥

由此可见,西汉同康居国之间的橐驼交流是一种常规化的贸易行为,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多次入敦煌关奉献橐驼,从其所叙述的贸易过程和其所享受的待遇来看,西汉与西域诸国间的贡赐贸易是一种常见的贸易活动。康居王使奉献的橐驼很可能就是“一封橐驼”,因其独特而作为特产,这些橐驼的品种都是比较好的。此外,扞弥国也给西汉奉献橐驼, II 90DXT0314②:169 记载“□以食扞弥王献橐它二匹,匹再食□”。 II T0214③:83AB 记载大宛国向西汉奉献物种中有“橐他十匹”。我们通过这些记载得知,橐驼是西域诸国奉献首选的特色物品,经敦煌郡由驿站送往长安地区。除了西域诸国奉献橐驼给西汉的贡赐贸易外,西汉与西域间的官方橐驼贸易也在进行。西汉河西地区有了专门饲养与放牧橐驼的机构——骊轩苑。IV 92DXT0317③:68 记载:“□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它。”由此可知,西汉在骊轩苑饲养橐驼,并根据诏书将橐驼送到敦煌服役。 II 90DXT0111①:300 记载“□二石二钩。鸿嘉三年二月己酉,以食敦煌守尉华所送驼五十四,匹二斗,东。酒泉”,^⑦很显然,这是关于橐驼贸易活动的记载,表明西汉政府与西域诸国间的橐驼贸易地点在酒泉郡。 II T0214③:72 记载:“……将诣田部□□□□使护伯卿死言……入驴橐□□□用后□□□□上乌孙□如故令大守千秋/……书言即调驴三百匹,橐它百廿□□塞外转余见皆□□□□□□□□/□□物故毋以补□□”。这 120 匹橐驼就是由乌孙诸国客携带进入敦煌的,足见引进橐驼数量之大。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第 411 页。

②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6 页。

③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1 页。

④ 《汉书》卷 94 下《匈奴传下》,第 3802 页。

⑤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90 页。

⑥ 悬泉汉简 II 0216②:877-883《康居王使者册》,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 217 页;胡永鹏编著:《西北边塞汉简编年》,第 192-193 页;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 118-119 页。

⑦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第 467 页。

V92DXT1611③:70 记载:“□四人择肥健橐它四匹,记到听使择/□□付属藏记以为案。”进入西汉进行奉献贸易的橐驼需在敦煌郡、酒泉郡进行平直,这很可能是在敦煌进行平直的记载。

西汉敦煌郡的橐驼饲养和贸易不仅规模大,并且很频繁。II T0216②:125 记载“□橐他三百一十四匹,用谷六十□”,这里的 310 匹橐驼经过敦煌悬泉置驿站,不可能属于驿站所有,肯定与贸易有关,应是经驿站将橐驼贩运到其他地方。IV 91DXT0617③:76 记载“□□□百匹,百匹橐它,十匹马□布橐”,这里很显然记载的是西汉经敦煌与西域诸国间一次贸易的数量,足见当时橐驼贸易的规模之大。II T0216②:145 记载“出茭五十五石二钩。以食敦煌苑橐他五十□”,可见西汉敦煌郡为放牧橐驼专门设置苑机构,以饲养进入敦煌地区的畜牧物种橐驼。而且橐驼是西域诸国奉献给西汉政府的主要贡品,这些橐驼经敦煌进入西汉境内后,无疑有很多良种的橐驼留在了敦煌,促使敦煌的橐驼放牧迅速发展,不仅保障了敦煌郡自身的需要,还向敦煌郡以外的地方贩运。西汉经敦煌郡的橐驼贸易主要与西域诸国进行,同时也与敦煌郡之南的南山羌进行橐驼贸易。IV 92DXT0317③:10 记载:“出茭七石二钩,以食聊羌就橐它十五匹,积卅食,食一钩。”“就”,疑为“献”字。这 15 匹橐驼就是西汉经敦煌郡与聊羌之间贸易的表现。西汉敦煌郡与南山羌之间在进行橐驼贸易的同时,也经常因橐驼而发生经济纠纷,时而出现偷盗橐驼的事件。II 90DXT0111①:116 记载“谊种阳玉等四人,共盗铁铜橐他三匹。又□”,从名称看,阳玉等应当是南山羌种落的人,他们不仅偷盗铜铁等兵禁物,而且偷盗橐驼,当时很可能将橐驼等同于铜铁等兵禁物。

三、西汉经敦煌郡对西域牛、驴的引进与养殖

西汉经敦煌郡从西域地区引进牛和驴,这些畜牧物种很多留在敦煌和河西地区养殖、繁殖,用于改良当地畜牧物种的品种,引进的主要有温宿和大宛的牛、康居的驴等。

牛也是西域某些地方的特产和贡品。敦煌悬泉汉简记载西域地区向西汉奉献畜牧物种中有来自温宿、大宛的牛,这是《史记》《汉书》中很少提及的畜牧物种。据 II 90DXT0213③:6 记载,甘露二年(前 52)康居王使者、贵人向西汉贡献物种中有“驴卅一匹”“牛一”。① V92DXT1612④:36AB 记载“牛一,黑,犊,属温宿□/□二,□”,温宿国既然向西汉奉献的物品为牛,说明这些牛是温宿国的特产。敦煌悬泉汉简 V92DXT1712②:49 记载“□始元二年二月中厩苑牛一,黑犊□□”,V92DXT1712②:79 记载“效谷假苑牛十二。其四在遮要置□”,V92DXT1712②:89 记载“初元二年五月中假苑牛一,黑特,齿四岁,絜□”。这三条简文中的“苑牛”有两指:一是指敦煌郡放牧机构放养的牛,二是指敦煌郡所饲养的牛中比较好的一个品种。“苑”、“宛”和“菀”在汉简中往往互用,②所以苑牛有可能是指大宛牛。若此处所述是大宛牛,就说明西汉敦煌郡不仅仅从大宛引进骏马,同时还引进良种的牛,用于改良西汉牛的品种。

汉简中对西汉经敦煌郡贩运由西域地区出产的牛到东部地方的记载有很多,特别是记录了西域的商胡经过敦煌前往长安等内地经营贸易的行为,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是将西域地区的优良畜牧物种引入西汉。敦煌悬泉汉简 II 90DXT0114④:160 记载“官牛一墨犊齿,□□输胡”,II 90DXT0211②:20 记载“□案过客出及/□□牛齿絜皆移/□过人”。这种畜牧物种的引进实际上是通过贸易活动进行的,西汉经敦煌郡进行的牛的贸易,既有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也有民间自然形成的。I 90DXT0210①:39 记载“□牛里贾伧女它□”,这很可能是关于贩运牛的商人的记录。西域地区的牛进入西汉,被饲养于各个放牧机构,很快再由西汉政府配送到敦煌等地。V92DXT1311③:192 记载“□□丞李遂送牛敦煌,从者一人,凡二人。往来再[食,西]”,这是敦煌郡从东部地区引进牛的

①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 195、220—221 页;胡永鹏编著:《西北边塞汉简编年》,第 140 页。

② II 90DXT0114④:57 记载:“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侯陵奉献诣在所,以□/乐哉县泉治。”

记录。

西汉行经敦煌进行的畜牧物种牛的引进规模很大。I 90DXT0109 S: 47 记载“□□百卅牛,牛二钩”,可见敦煌悬泉置驿站接待一批牛群经过,数量最少在 140 头以上。很显然,这些牛是由商客贩运的牛,只是短时间在悬泉置停留而已。II 90DXT0114②: 96 记载悬泉置驿站运送的牛有 53 匹。这些记载足以说明西汉经敦煌郡对西域畜牧物种牛的引进规模之大。另外,据敦煌马圈湾汉简 618 记载,“万共发,其一群千一百头;逯沙万共发牛凡百八十二头,其七头即游部取获”。^① 足见经过敦煌与西域间牛的引进数量和规模都很大,敦煌成为西汉与西域间畜牧物种引进的中转站。I 90DXT0205②:19 记载:“乙酉廿九日积二百三牛,食县官积聚臧,直五百。”^②悬泉置上报接待过往牛累计 230 头,很显然这不是悬泉置拥有和运输的官牛,而是经过悬泉置进行贸易往来的牛,反映出过往悬泉置驿站的牛的贸易规模很大。

西域诸国经敦煌郡向西汉政府奉献的贡品还有驴。据王子今研究,驴也是外来物种,《盐铁论·力耕》所谓“骡驴駝駝,銜尾入塞,驪騃駝马,尽为我畜”。^③《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有出产于西戎的乌氏僮,即驴与马的混种。^④西域诸国以出产驴而著称,《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有驴马”,乌秣国“有驴无牛”,罽宾国用“驴畜负粮”,“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⑤汉与乌孙击匈奴,得马、牛、羊、驴、橐驼 70 万头,匈奴以出产奇兽驴。太初三年李广利出敦煌,征大宛,“驴骡橐它以万数”,^⑥表明在置敦煌郡初敦煌已经养殖了很多驴,这些驴很可能与西域交流有关。就是说,驴是西域诸国的特产,因此西汉经敦煌从西域地区引进大量的驴。敦煌汉简 1906 记载:“□降归义乌孙女子复裙献驴一匹,骅,牡,两祛,齿□岁,封颈。以敦煌王都尉章”。^⑦悬泉汉简 II 90DXT0213③: 6 记载甘露二年康居国奉献的畜牧物种,除了马、橐驼、牛之外,还有“驴卅一匹”,简中将驴排在马之后,表明这次奉献的畜牧物种中,驴的重要性仅次于马,足见驴在康居奉献物种中的地位之高。除了康居之外,据敦煌悬泉汉简 II T0214③:72 记载,乌孙亦向西汉政府调驴 300 匹。另外,于阗、莎车、龟兹、焉耆也将驴作为贡品奉献给西汉政府。II 90DXT0314②:67 记载“于阗贵人宾且塞献驴一匹,骅牡,两祛,齿廿岁,封颈”,II 90DXT0111②: 59 + 74 记载“莎车贵人失浅□自言,去年十一月中奉献,到广至厩驴一匹,求不可得”。^⑧ V 92DXT1210③:131 记载:

永光二年六月乙亥左,将军卫尉臣嘉、右将军□、掾属臣奉世承制诏御史曰:使送焉耆王北道客,传马□□□□□□□□□□檄蔡宗辅俱,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载。龟兹、焉耆王使者三人,贵廿四人,献驴十匹,橐驼五匹,遣马三匹。正月癸卯东。□

从以上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中得知,驴是西域诸国特产的畜牧物种,也是西汉政府经敦煌引进的畜牧物种之一。IV 91DXT0617③:77 记载与西域的牲畜交易中有驴十匹,“□……□□□□百匹百匹中有驴十匹有马”。II T0216②:125 则记载“□驴五百七十三匹用谷□”,即一次经过敦煌悬泉置驿站的驴达到 573 头。无论这批驴是贩运的还是国家调配的,足以说明驴在西汉敦煌郡畜牧业中的地位。II 90DXT0214②: 260 记载“出粟小石十七石□□/驴百匹橐他卅□”,一次护送经过悬泉置驿站的驴百匹、橐 30 匹,足见从西域引进驴的规模之大。敦煌汉简 981 记载“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绶三

①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第 97 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第 282 页。

③ 王子今:《丝路西来的“驴”》,《中华读书报》2022 年 7 月 20 日,第 13 版。

④ 《史记·货殖列传》(第 3260 页):“乌氏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异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⑤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6、3882、3886、3893 页。

⑥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6 页。

⑦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下),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293 页。

⑧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下),第 491 页。

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①其中,有500匹驴经敦煌被送往蜀郡,应当是从西域地区引进的物种。从这些记载来看,西域诸国的驴是其特产,经常作为贡品奉献给西汉政府。

西汉敦煌郡的驴的养殖虽然不如马、牛和橐驼那样大规模发展,但其在西汉敦煌郡农业经济和交通运输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驴是西域诸国的特色畜牧业产品,自然也是西域诸国奉献给西汉的贡品之一,良种的驴进入敦煌并促进敦煌养驴业的发展,从汉至唐以来,敦煌地区养驴作为特种畜牧业存在并持续发展。我们从汉简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敦煌郡养驴的规模很大,动辄数百头之多,足见当时敦煌驴的养殖很发达。根据拥有者身份的不同,驴也有公私之分,但是由于驴不像马、牛、橐驼那样珍贵,所以西汉政府没有专门建立驴的官方登记档案,限定也没有马、牛、橐驼那样严格,这样更可以促进驴的自由贸易发展。

四、西汉经敦煌畜牧物种引进的影响

西汉政府经敦煌郡不仅引进了大量的畜牧物种,同时将畜牧物种所食用的苜蓿经敦煌引进到长安,同时也在敦煌郡大量种植。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②《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颜师古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③苜蓿是随着骏马的引进而引进的。敦煌郡是西域马、牛、驴、橐驼等物种交流的重要场所,西域地区的名贵畜牧物种需留在敦煌放牧,因此苜蓿首先在敦煌地区得到广泛种植。敦煌汉简中有很多敦煌郡种植和出售苜蓿的记录,如II90DXT0111^①:77记载“目宿六百五十四石,司马丞徐卿所受”,II90DXT0214^②:155记载“储豇豆目宿菱以平贾”,II90DXT0111^①:435记载“第九积菱、目宿千石”。I90DXT0116^②:10记载“■右付龙勒稟小石六十石。廿五石□糜。目宿菱卅九石一钧”,说明龙勒县亦种植苜蓿。I90DXT0114^②:41记载“·凡入菱稟目宿二千四百八十三”,I90DXT0114^①:65记载“入目宿二百。元寿二年十月□□”,II90DXT0114^②:62记载“目宿十石,给渊泉令史一人马骑士十一人马十三匹。元始元年正月己丑,县泉置畜夫付渊泉骑士□□里寇昌”,我们从这些记载得知,西汉敦煌郡苜蓿的种植很普遍。悬泉置驿站用苜蓿喂养牲畜,仅仅依靠戍卒种植远不能满足驿站牲畜的食用需求,那么就需要购买大量苜蓿,这使得敦煌郡的苜蓿同样可以作为商品出卖。II90DXT0115^②:162记载“出县泉置买目宿□□”,II90DXT0111^①:52记载“谨移所卖菱目宿石斗□□□”,II90DXT0113^①:88A记载“出钱六,苜蓿”,I90DXT0114^①:65记载“入目宿二百,元寿二年十月壬”,I90DXT0114^①:96记载“出县泉置买目宿。百石,石八十,直八千。九月丙午少内畜夫褒付遮要”,I90DXT0206^②:5记载“十八,买韭六束;十二,买目宿食马”。悬泉置购买苜蓿是为了招待过往使者行客的马匹食用,苜蓿同购买韭菜一样,很轻易便能购买到。I90DXT0109^②:19记载:“出钱八千五百。目宿、菱八十五石。阳朔三年十一月己丑,县泉畜夫定付敦煌新成里山谭。”这里记载的是悬泉置驿站支出的东西有钱和苜蓿、菱草等,付给敦煌县新成里的山谭。I90DXT0114^①:96记载“出县泉置买目宿。百石,石八十,直八千。九月丙午少内畜夫褒付□□”,II90DXT0111^①:135记载“出钱十买目宿□”,II90DXT0111^②:142记载“出钱五十沽酒;出钱廿四御买目宿四束;出钱六十买目宿廿束;出钱五百。□出钱百沽酒;出钱廿四买目宿四束;出钱五十沽酒;□三百卅)出钱卅买目宿五束”,II90DXT0114^②:208记载“六钱目宿二束”。购买苜蓿喂养牲畜的不仅仅是悬泉置驿站,其他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下),第256页。

②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3174页。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895页。

的敦煌厩置驿站,甚至普通百姓喂养牲畜很可能都依靠购买苜蓿来完成。当苜蓿的种植与牲畜的养殖分离,苜蓿与牲畜间的关系就完全变成商品化运作,苜蓿就不仅仅是一种草料,而是敦煌市场上的一种商品。Ⅱ90DXT0114②:62记载“目宿十石,给渊泉令史一人,马骑士十一人,马十三匹。元始元年正月己丑,县泉置畜夫付渊泉骑士□□里寇昌”。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从敦煌郡的西部龙勒县到东部的渊泉县,都种植苜蓿,间接表明西域地区的良马在敦煌地区放牧。

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畜牧物种的引进对敦煌和陇右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促进了敦煌及河西陇右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之后陇右河西以畜牧著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中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①西汉政府经敦煌将西域地区的畜牧物种马引进,其中大部分马匹被送往敦煌以东的地方或者长安,同时亦有部分留在敦煌郡的放牧机构进行饲养,还有更多的畜牧物种被分配到陇右等郡的放牧机构,用于改良汉地马的品种,最终西汉政府通过调配,将天水、北地郡放牧机构所繁殖的马匹调配到敦煌郡等地,以补充厩置和驿置用马,据ⅡT0216③:123记载,“置曰:天水、安定郡给敦煌骑马六百一十四匹,百八十匹为一辈。”西域地区的畜牧物种马引入西汉地区,使西汉的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畜牧品种质量得到提高,西汉政府将这批改良的良马迅速调配到丝路沿线,用于交通运输和军事装备,这个地区出现很多以畜牧为主的机构苑,如犂轩苑等。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唐代敦煌有龙马坊,②其很显然是敦煌地区放牧马的机构,也应当是继承前代而设置。西汉敦煌郡是中央政府与西域诸国马匹贸易的主要地点,敦煌应当设置有专门放牧这些畜牧物种的机构,如出现在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中的敦煌东苑、西苑等,很可能与畜牧物种放牧有很大关系。Ⅰ90DXT0112②:32记载“窃见敦煌西罢东苑奴颇有□”,东苑很可能就是作为放牧机构出现的。Ⅱ90DXT0114②:212记载:“入东:书一封龙勒丞印诣西域□部卿治所下舖实时遣李子陵行;板檄一效谷尉印诣冥安;杨檄一效谷尉印诣东苑畜夫进。元始四年十月己亥县泉官奴匈奴受遮要畜夫。”Ⅰ90DXT0209S:117亦记载有东苑,“入东:……□□板檄一,渊泉尉印诣东苑侯□”,这里的“东”,残存半字,难以确定为“东”字。我们从这些记载得知,东苑在西汉时期的敦煌已经存在。根据这个记载,东苑置有畜夫等胥吏,位于敦煌郡的东部地方。Ⅲ92DXT0907④:1记载:“□业敢言之,谨移西苑。”西苑和东苑对应都是放牧机构。西汉敦煌郡居民发展畜牧业成为一种风气,并形成规模养殖,如ⅡT0216②:276记载“民畜马卅匹”。魏晋时期所谓“凉州大马,横行天下”,③也是西汉经敦煌对西域畜牧物种引进的结果。

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畜牧物种的引进也促进了敦煌地区兽医的发展,因为西域牲畜引进是一个持续的大规模的行动,西汉政府为了使引进畜牧物种能够安全输入,疾病得到及时治疗,在沿途每个驿站都配置马医,除了为驿站传马、驿马医治疾病外,还为过往的马、牛、橐驼等牲畜的疾病提供治疗服务,保证引进畜牧物种安全地进入养牧区域。④

西汉经敦煌郡对西域畜牧物种的引进对敦煌贸易市场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西域商胡、客使不仅携带马匹等牲畜,还携带大量货物,如90DXT0110①:32记载:“□使者所客柱马廿匹,匹再食。”这些马匹和物资很多是在敦煌市场上出售给西汉政府,马匹的价格很高,每匹都在15000钱,且交易量很大,这样西汉在敦煌地区同西域间的贸易就形成一种逆差,市场出现严重的钱币不足,不得

①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② 龙马坊,见于俄藏敦煌文献Дх.11080号。图版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③ 《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3页)记载张轨于永宁初为凉州刺史,“俄而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潜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苜,寇贼消,鸱苜翩翩,怖杀人。’”

④ 从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中得知,敦煌郡的敦煌、遮要、悬泉、鱼离等厩置都配置有马医,不仅治疗驿站出马、驿马、骑马以及橐驼、牛和驴的疾病,还为过往引进的畜牧物种提供服务。西汉从西域地区引进的动物很多,还有狮子、角马等。ⅡT0214S:55记载:“□其一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以食使者弋君”。与骏马相近的品种作为奇珍异兽也传入西汉地区,如Ⅱ90DXT0114③:421记载“县泉角马四匹,角牛六。遣吏输骑马东官造”。

不通过中央政府向丝路沿线和内地诸郡及中央机构调配大量钱币到敦煌,以弥补资金短缺,敦煌悬泉汉简中亦保存有很多相关记录。

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进行的畜牧物种的交流,实际上就是西汉政府对西域畜牧物种的引进,主要通过西汉政府购买或者西域地区以奉献名义将其名贵物种引至西汉,或者通过民间贸易形式将西域出产的畜牧物种引入西汉。西汉政府将其中一部分畜牧物种引入长安地区,而将大部分分配到西北诸郡放牧机构进行放养繁殖,然后将繁衍改良后的畜牧产品调配到丝路沿线交通运输机构或者戍守军队。西域畜牧物种进入西汉,到达的第一站即为敦煌,因此在敦煌放牧各种进入西汉的畜牧物种。西汉政府经敦煌从西域引进的畜牧物种主要是西域出产的名马,但实际引进的物种并不限于此,即其中重要的是大宛马和乌孙马,其次还包括橐驼、牛和驴。从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看,西汉政府经敦煌从西域地区引进的畜牧物种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规模较大,随着西域出产的名马的引进,西域地区喂养马的首蓿也在敦煌大规模种植,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

The Exchange of Animal Husbandry Species between Dunhu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iscussion Centered on Xuanquan Han Bamboo Slips in Dunhuang

Zheng Binglin, Zhang Jingyi

Abstract: The species exchange between Dunhu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species. It is a long-term national policy for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animal husbandry spec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Primarily, it is to introduce fine horse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o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 army and strengthen the proportion of cavalry in the arm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two princesses, Xijun and Jieyou, married Wusun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bride pric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1000 good horses from Wusun. Li Guangli, the general of Er shi, levied Dawan twice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fergana horse.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egan to introduce the famous horses and special livestock species such as camels, fine cattle and donkeys produc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name of dedi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animal husbandry varieti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make the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Hexi region develop rapidly. The Han bamboo slips of Xuanquan recorded a lot of content about the exchange of animal husbandry species between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se records, we can rest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s exchange of animal husbandry specie.

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Animal husbandry, Species, Introduce, Alfalfa

(责任编辑:丰若非)